



# 100多年前,这里是南川最大地主庄园 “四打德星垣”的故事,流传至今 烽火依稀德星垣

□余道勇



绵绵错落的山丘,埋藏着多少不可磨灭的记忆?让我们去探访一个深山沟壑中曾经刀光剑影、烽火依稀的所在——南川乾丰德星垣。

一百多年前,这座被称为南川最大的农村地主庄园建筑,呈现着无与伦比的宏伟和气派。而今天,除了一些残垣断壁,以及一堵刻有“德星垣”“刘记”字样的砖墙、一些雕花镂刻的木梁和斗拱之外,几乎已经失掉了它曾经的辉煌,让人唏嘘不已!

## (一)

### 是谁、为何建造了德星垣?

我们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了解到:明末清初,川地人口灭失十之九五,经过百多年的湖广填川及繁衍生息,天府之国再现生机,人口昌盛。据湖广会馆资料记载,当时清朝十八行省,有十二个行省都在重庆、成都设置了会馆,说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有移民入川。其后,四川出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社会经济发展窗口期。然而到了清末,国势衰微,列强入侵,匪患鹊起,各地自保。南川也不例外,太平、乾丰、骑龙一带的山寨、碉楼,以及德隆、古花一带的洞寨,都是防御防卫设施。

在所有的寨、堡、碉等防御设施中,称以“垣”者,唯有“德星垣”,再无二者,其他地方均以某院、某寨、某碉楼、某园称之,如杨家寨、余家寨、张之选碉楼、五星园等。为什么呢?

“垣”者,墙高城固之意。也许其主人在建造之初,就是想让人知道这里是一处坚固的城堡。对于“德星垣”的记载,在清代的县志中没有,民国版(1926年)县志也找不到。说明,其时德星垣只不过是众多农村地主庄园中普通的一个。

1960版南川县志载:“德星垣位于乾丰场西南7.5公里处的黄淦河畔岩上,居高临下,地势险要,为南川最大的地主庄园。清光绪年间大豪绅刘瑞廷(又名德星)建造,占地十亩,建筑面积2800余平方米。”

从县志记载中可以了解到,或者想象到德星垣的雄伟宏大。德星垣建于清光绪二年(1876年)到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历时20年才完工。光是从河边(县志记为“黄淦河”)到其朝门,就有三百步

石级台步。进入朝门后,是下厅、中堂、大堂三重屋宇,每重屋宇有三大一小四口天井,每个天井四周有9间房舍,成为相对独立的四合院,院与院之间有阳刻“德星垣”“刘记”字样的青砖封火墙相隔,整个庄园有48条屋脊、108间房屋,门窗户楣及拱柱上都雕刻有的人物或花鸟虫鱼,做工精细。庄园后面有碉楼,四角有烽火楼,易守难攻。

县志记载,刘瑞廷“曾任云南板桥驿驿丞”。板桥驿位于现昆明市官渡区,自古就是滇黔要冲。刘瑞廷在此地担任一个不入品的驿丞,在清末混乱的年代,可谓“官小权大”。这个职位,对过路客商官员敲诈勒索、吃拿卡要,是很有条件的。在“一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大背景之下,刘瑞廷完全可能因此而积累巨额财富,然后卷款回乡,建造庄园,光宗耀祖。

## (二)

### 平民革命军“四打德星垣”

如果故事至此完结,德星垣也就毫无回忆的意义。历史的恩怨纠缠,总是围绕一些重要场景展开。毕竟,德星垣所代表的,是一方地主封建势力。历史的车轮走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,国民革命如火如荼,农民运动此起彼伏。在南川的民主革命进程中,历史在这里打了一结,如结绳记事一样,永恒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。

刘瑞廷弃官回乡之后,修筑庄园,兼并土地,方圆二十里都是刘家的田土和佃户。为了保护如此巨大的资产,他将此建筑取名为“德星垣”,意指高墙坚垒,稳如磐石,是刘家的“城堡”。

然而,当时偏偏出了一个劫富济贫的侠义人物

文香廷。文香廷生于1886年,少年时就读于重庆广益中学,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,又喜欢读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书籍,形成了爱打抱不平、扶危济困的侠义性格。在民主大革命时期,他是一个行侠仗义、专门为穷人打抱不平的人物,因投靠黔军旅长罗建廷(即罗塌鼻子,南川文风人),拉起了一支武装力量,并杀死了刘家主持刘寿芝等,削弱了德星垣的地主势力。1928年,南川重建中共党组织“南川特支”,直属四川临时省委领导,文香廷的队伍成为南川特支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,名叫“南川平民革命军”。这支部队参加了涪(陵)、南(川)、綦(江)、巴(县)人民抗捐大同盟,文香廷被任命为第二路抗捐司令,队伍扩大到千人以上。文香廷说:“我们是穷人,只有结成一条心,才能与地主势力斗争到底。”

从1928年5月到1929年9月间,文香廷率领南川平民革命军四次攻打德星垣,虽均未攻克,但严重打击了南川乾丰一带地主的武装势力。后因寡不敌众,文香廷于1929年9月被川军郭汝栋部杀害于南川涪陵交界的冷水关黄荆坪。

文香廷被害后,南川特支也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,南川的革命武装斗争暂时陷入低潮,但南川平民革命军“四打德星垣”的故事,一直流传至今,写入党史。而代表农村封建地主势力的德星垣,也在革命的洪流中走向没落,随同那青砖黑瓦和天井雕花,一同沉入到了历史的记忆之中!

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消逝的德星垣,风光不再,残存的片瓦断墙,诉说着一个年代的兴衰,但我们要记住的是:曾经的刀光剑影和出生入死,才成就了我们新的生活,成就了我们明天的美好追求!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 阳光下的乐温大桥

□焦芬

今年五月初的一个周末,我踏上了乐温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——乐温大桥!乐温大桥位于长寿区龙河镇咸丰村贯岭码头附近,在贯岭渡口附近杨家沟跨过长寿湖,终点位于仁和村甘家湾附近。大桥总长约2.5公里,桥面宽12米。大桥的建成,结束了长寿龙河至乐温靠车渡的历史。

清晨,在一阵阵花香中,我们驶过高速公路,穿过龙河场镇,在贯岭渡口附近停了下来。此时,艳阳高高地照着乐温大桥。大桥下,长寿湖湖面金线和银线相互穿梭,织出斑斓的色彩。阳光下,乐温大桥如同一条长长的巨龙,横卧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。看着这气势如虹、雄伟壮阔的大桥,我的思绪飞越过久远的记忆……

那时,我还在长六中读高中,一位姓陈的同学家就在乐温场口附近。为了读书,他起早摸黑去学校,那时的渡船,也成了他的伙伴。几十年后,我才得知,这些年,他靠自己的打拼,在重庆房地产界有了一席之地。他曾发誓,重新翻修自家的老屋,乐温大桥通车之时,就乔迁新居。

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,我们同学相约,去了一位姓王的同学家,他的家

就在贯岭渡口边上。那天傍晚,我们八九个同学到达后,他便把我们带到了河边的一家农家乐。在一阵推杯换盏之后,我走出屋子,冬日的长寿湖,湖水漪涟,夜凉如冰。不远处,灯火忽明忽暗,一问才知,那是龙河至乐温的渡口。在那里,我第一次听到从龙河去乐温,还要坐渡船。那时,我对自己说,一定要去那个渡口看看。一晃十多年过去了,可我却一次都没有去过那个渡口。

我站在西端的桥头处,望着桥下的湖水,极力寻找着那个曾经的农家院坝。

“这么认真,你在看什么?”同行的一位文友问。

“我在找当年的那个院坝。”

“你傻呀?”文友说,“哪里还找得到哟?”

“怎么找不到了?”

“因为这大桥啊!”

我转过身,直直地盯着他。他像看穿我的心似的:“以前,乐温大桥还没修建,这里是一个渡口。现在大桥已经建好,那个农家乐就撤了呀。”

“哦,怪不得没有找到。”我有点失落。

“快到这里来,我们多拍些照片!”一个文友拿着手机招呼。在她的指挥下,我们定格了大桥,定格了湖水,也定格了与大桥有关的人和事。

“我终于梦想成真了!”我拿着手机,兴奋不已,“虽然我没去过那个渡口,但今天,我终于站在了这个渡口的上面,终于站在了乐温大桥上!”

“看你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了。”文友开玩笑说。

“是啊,这是我多年的一个梦,能不激动吗?”我拿着手机,对着大桥就是一阵“咔嚓”。这时,高照的太阳也悄悄跟着我们移动,光线也更加明亮起来。

公路两侧的枇杷树上,那金灿灿的枇杷,悄悄探出头来,与我们亲密接触;夏橙树上的果子,黄澄澄的,也向我们招手致意;还有那路边的小草、野花……在阳光的照耀下,我如同走进了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!

按照事先和陈同学的约定,我们中午到达他家。这是一幢三层花园洋房,公路一直通到家门口。门前是一个超大院坝,院坝最外层的园子里种着小葱、青椒、果树……绿意盎然,蔬菜和果子伸手可摘。

洋房有一个开放型的楼顶。站在这里,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,宛若一幅巨大的山水画挂在天边;近处,整个山村尽收眼底:张家大姐的鸡、鸭、鹅昂首唱着山歌;李家大伯的兔子,欢快地跳着舞蹈,还有那猪圈的猪、羊圈的羊、看家的狗……好一幅乡野和谐的画面!

(作者系重庆市长寿区作协副主席)

